畏齋書經客難

書經客難序

余楚二炬十三經之受其害者惟尚書爲甚今文二十九篇傳於伏生據本傳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得二十九篇教於齊魯間濟南張生歐陽生尤其門人最著者焉有所謂使女口傳朝錯以意屬讀如衞宏云云者乎且秦天子命受尚書有廣傳齊魯之二十九篇何爲僅以意屬讀乎所亡之篇竊意逸周書中之度邑解作雒解周月解時訓解謚法解官人解王會解祭公解史記解芮良夫解等篇應在數十篇之內而增多之二十五篇無之蓋習蝌蚪書者因亡書數

十篇作僞亂眞以惑後人也書序與經同出孔壁以小序參之知二書之皆僞朱子疑小序非孔子所作未得確據今以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八字決小序之非孔子作雖百喙不能辨何也外丙仲壬見於孟子及世本殷本紀亦載之竹書紀年則詳載乙亥丙子爲外丙二年丁丑戊寅己卯庚辰爲仲壬四年辛巳爲太甲元年去成湯沒凡六年會謂孔子作序而遺二王耶蓋出作僞者未見竹書紀年并未見世本孟子故與古文尚書爲征有苗年月事實同誤也伏讀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折衷羣言已無遺憾而玠仍有客難者操瓠始

於數十年前於今文則有辨明補明若干條於增多之文如大禹謨泰誓微子之命蔡仲之命畢命等篇則有辨明若干條又讀竹書紀年知夏后俱於諒陰三年後即位同於舜禹與孔子古之人皆然之言合三十三年之祖甲與十二年之太甲不同又得若干條至於據經辨太甲之非放則尤有關君臣之大防也傳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玠於書經尤存此意云乾隆癸巳夏四月辛卯南昌龔元玠書

畏齋書經客難目錄

卷首

尚書總論

今文尚書篇次

古文尚書篇次

孔壁初出古文尚書十六篇篇次

康誥成王誥康叔篇

卷一

堯典

分命羲仲　四節
巡守
金作贖刑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陟方乃死
大禹謨
人心惟危　四句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禹貢

夾石碣石入于河
九河　逆河
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　東迤北會于滙東爲中江
五百甸服　五節
胤征
卷二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　咸有一德　說命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
營于桐宮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盤庚

于今五邦

各長于厥居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

惟十有三年春　惟一月壬辰

武成

我聞在昔鯀陻洪水　一節

金縢
卷三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梓材
商周諸君諒陰三年考
祖甲
君奭

蔡仲之命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周官
君陳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畏齋書經客難卷之首

南昌龔元玠琢山甫著

尚書總論

客曰、尚書有今文古文之分、今文爲伏生口授、無有議其非者、獨古文增多之二十五篇、聚訟紛紛、訖無定論、今有確據以別其真僞否、曰魯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厥後燬於柏舉之戰、定公元年、孔子適周、周無復有典籍、僅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宏、則知隋志稱孔子觀書周室得四代之典、刪爲百篇之說謬也、朱竹垞云、峋嶁碑、壇山石、岐陽鼓、以及鐘

鼎鬲敦卣盤匜之屬並不作科斗文何獨孔壁所藏書用之乎亦曰子襄所藏孔壁家語孝經尚書論語共四種其三種皆不作科斗文何獨尚書用之則知科斗文為張皇其辭以欺後世者也史記述皇帝以來至太初而訖孔子世家云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漢成帝紀有安國歿後其家獻古文尚書之文則知安國卒於太初前無親獻古文尚書之事也孔壁尚書初出僅十六篇今姚方興及開皇間人增多至二十五篇不特舛謬淺鄙者決其為偽即無疵者以改竄之故亦難以取信則知科斗文并遺害於十六篇也總此四事增多之古

文尚書眞僞不待辨而明矣。曰據此孔子無删書百篇之事科斗文不可信安國卒於太初前增多之古文尚書爲姚方興及開皇間人所假托然則尚書僅伏生口授二十八篇此外別無尚書乎曰周之典籍自燬於王子朝後戰國諸侯復有去籍之事故孟子於班爵祿僅聞其畧論助徹僅取證於雨我公田之詩尚書殘缺由來已久伏生爲秦博士誦習皆秦火前之書著尚書大傳齊魯大儒罕出其右口授之時即有遺漏不過如魯論堯曰云云及孟子勞來匡直云云及十六篇內各書所引之文何至如增多二十五篇內之舛謬淺鄙不可嚮邇者也曰今

文尙書。尙有可議否。曰。其所合者。應仍其舊。禹貢、康誥、酒誥、梓林、三篇、次序倒亂。蓋作僞者傳寫編次之訛。其篇名如堯典之類。亦有可疑。今將今文古文分開。各分次序。間引古書以證之。學者隨所分細玩可也。

今文尚書篇次

虞書帝典第一○虞書之名據左傳文十八年季文子引愼徽五典云云曰虞書數舜之功在孔子未生五十七年以前則虞書爲原名蔡傳王氏樵俱先考云帝典者孔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又曰帝典可以觀美大學引克明峻德亦曰帝典足徵堯典本名帝典孔子及七十子時皆無堯舜之名也或引堯之事則可云堯典故孟子以二十有八載云云爲堯典今入舜典不知孟子時更無舜典之名也然則遵孔子七十子所稱帝典之舊兼以包二帝可矣故定爲虞書帝典爲第一或曰考魏高堂隆所講有曰

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授政改朔十五字姚方興所上舜典止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濬哲以下十六字爲隋開皇間作僞者所增朱竹垞依毛西河以月正元日爲舜典之始欲冠以高堂隆十五字謂建皇二字雖無證文而月正元日改朔之義存焉詢于四岳以下則授政之大端也何如曰虞史紀虞之事虞即舜也何必別名舜典書作於虞時何得云稽古帝典本爲一篇何爲于中横加十五字使慎徽五典一節與上堯試舜文氣文意隔斷也且十五字高堂生出於何書故不特二十八字可疑即十五字亦不可信也曰重華見于離騷可

僞目之以僞乎〇一篇之文。與論語堯曰章孟子勞來匡直之文自是一書吾不能確據當效聖人之闕疑不敢妄稱爲某篇某篇文也。

夏書禹貢第二皐陶謨合益稷第三甘誓第四〇禹十六歲治水二十四歲告成功自作禹貢辨見後玩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云云皆述已往之事故禹貢宜爲夏書之首居第二皐陶謨舊誤屬虞書按左傳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云云稱爲夏書史記亦入夏本紀孔子曰禹貢可以觀事皐陶謨益稷可以觀政可爲禹貢在前之證并可爲皐陶謨益稷爲夏書之證也

故定皋陶謨益稷爲第三甘誓仍爲第四商書湯誓第五盤庚合中下篇爲第六高宗肜日第七西伯戡黎第八微子第九洪範第十○據左傳文五年引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成九年引三人占從二人襄三年引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皆云商書知孔子之本爲商書也

周書牧誓第十一康誥第十二酒誥第十三梓材第十四○三篇皆武王誥康叔之書故屬之金縢之前○金縢第十五大誥第十六召誥第十七洛誥第十八多士第十九無逸第二十君奭第二十一多方第二十二立政第二十三○據左傳宣四年

祝鮀之言成王分殷餘民於魯衛晉有伯禽康誥唐誥三篇今逸。顧命合康王之誥第二十四呂刑第二十五文侯之命第二十六費誓第二十七秦誓第二十八此伏生口授今文二十八篇古文之可信者也。

古文尚書篇次

虞書無

夏書大禹謨第一。大禹謨之名見於孔子之言據左傳莊八年引皐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文七年引戒之用休董之用威九德九功九歌三事襄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

年二十三年兩引念茲在茲二十六年引與殺不辜寧失不經
哀六年引允出茲在茲俱稱夏書周語引衆非元后何戴后非
衆無與守邦亦稱夏書故屬之夏書爲宜但俱未出書名其果
否爲大禹謨不可考○五子之歌第二○左傳成十八年引怨
豈在明不見是圖哀六年引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
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亾有帥彼天常四字理乃備足其行
改厥道乃滅而亾改乃底滅亾杜註指爲夏桀今指大康爲異
又周語引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但亦未出書名五子見離騷
無一人見史亦可疑○胤征第三○左傳襄十四年引遒人以

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二十一年引聖有謨勳明徵定保昭十七年引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太史以爲孟夏建巳正陽之月今以爲季秋月朔豈太史以建戌爲建巳之月乎杜訓房爲舍今以爲房宿之房考仲康五年九月合朔在心北奈何顯與左傳悖又顯與歷悖乎辨更見後

商書仲虺之誥第四左傳宣十二年引取亂侮亡之文襄十四年幷及推亡固存之語湯誥第五周語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此勦論語以爲湯誥凡我造邦一節又勦周語先生之令條伊訓第六太甲上第七

太甲中第八太甲下第九○所引見大學孟子等書顧諟天之明命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與書同餘皆大同小異○咸有一德第十說命上第十一○楚語白公子張諫吳王與說命上多同或以為竄楚語作書不可考若藥不瞑眩二語孟子引用夢賚事亦見史記○說命中第十二○緇衣引惟口起羞四句爵無及惡德等語○說命下第十三○學記引用周書泰誓上第十四○襄三十年昭元年及鄭語皆引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之文孟子天降下民云云未出書名○泰誓中第十五○昭二十六年引紂有億兆夷人等語文亦稍異周語引

朕夢協朕卜三語論語雖有周親云云未出書名孟子引天視自我民視二語我武惟揚一節○泰誓下第十六○坊記引予克紂左傳引民不易物惟德其物未出書名○武成第十七○論語所及未出書名孟子所引亦異○旅獒第十八微子之命第十九蔡仲之命第二十○定四年祝鮀引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上添率乃祖文王之彝訓八字朱竹垞識其率畧非體○周官第二十一○與周禮大異蓋作僞書者未見周禮故也○君陳第二十二○左傳僖五年引黍稷非馨二句未出書名坊記引爾有嘉謀嘉猷一節緇衣引未見聖四句出入自爾師虞庶

字○畢命第二十三君牙第二十四○緇衣引祁寒暑雨四句孟子所引亦未出書名○冏命第二十五以上共二十五篇并伏生口授之今文二十八篇作僞者皆以科斗之文書之朱竹垞疑之其說固然然就其文辨之亦覺碔砆玉石之難掩先儒朱子及吳棫趙汝談陳振孫諸家皆疑之吳草廬以爲采輯補綴平緩卑弱趙汸梅鷟鄭瑗歸有光羅敦仁等則攻之不遺餘力朱子首倡有卓識者附和之誠善已但未將其舛謬淺鄙重複拖沓不成文理處一一指出終不足以服衆人之心而闢其口今將今文古文篇次開列如右醇者還其爲醇疵者爲客難

以剖晰之窮謂持之以質於先師當不以爭爲强作解事也

孔壁初出古文尚書十六篇篇次

客曰竊考班固漢志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荀悅漢紀顏師古注漢書孔壁初出古文尚書增多祇十六篇其篇目可得聞乎曰皆未得見嘗據各書引用以意度而得之孔子曰於大禹皐陶謨益稷見禹稷皐陶之忠勤功勳焉又曰大禹謨可以觀事據此言及各書所引大禹謨眞本蓋孔壁初出十六篇之第一篇也據各書引用推之五子之歌第二亂征第三仲虺之誥第四湯誥第五伊訓第六太甲三篇第七咸有一德第八說命三篇

第九泰誓三篇第十武城第十一旅獒第十二成王誥康叔之康誥第十三蔡仲之命第十四君陳第十五君牙第十六也曰微子之命周官畢命冏命四篇何以不數曰各書無引用者故不得與十六篇並也十六篇自屬可信惟作僞者欲多其篇目簡策以邀購書之重賞故或以意增其篇目於十六篇之內外或以意增其文辭於十六篇之中而不顧識者之哂也曰何謂增篇目於十六篇之內外曰太甲說命泰誓增一爲三增三爲九增篇目於十六篇之內也微子之命四篇增篇目於十六篇之外也大禹謨益之戒舜凡八事爲太甲成王說法何可奈何

於舜前饒舌。竝與危微精一。征苗苗格等。及泰誓中之一切曼詞。皆所謂以意增文辭於十六篇之中者也。其手筆與微子之命畢命等如出一手。學者細察之。當自瞭然。

康誥附成王誥康叔者

客曰。定四年祝鮀對萇宏。有伯禽康誥唐誥之文。三篇皆逸。今欲以所逸之康誥爲孔壁所出古文十六篇之第十三。何所據而次第之。曰。僖三十三年引康誥。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昭二十年引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語今康誥無之。蓋成王分殷民七族誥康叔之文。應居蔡仲之命之前

故知宜在十六篇之第十三也曰前康誥慎罰之事言之綦詳今增此罪不相及之條何也曰成王新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其所居之地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皆從武庚畔者所謂頑民也與久沐康叔作新之化者不同其觸刑辟必多而且易罪若相及則人之得免焉者寡矣故特立此條言此新附之殷民不使父子兄弟之罹罪者株連相及也恭照刑新國之例用輕典也曰恐十六篇中無此篇也曰各書所引用俱散見於十五篇中何得此兩引康誥獨逸其文也蓋作僞書者心粗氣浮見此康誥不假閱全文以爲篇目重出而删之而并未及細檢左

傳所引不在今康誥之內也又因祝鮀之言誤將武王之康誥爲成王之康誥坐此三誤遂令此康誥如泥牛入海永無消息則聖經之不幸也

畏齋書經客難卷一

南昌龔元玠琢山甫著

堯典

客曰堯典紀堯之事甚略即位之初命羲和治歷六十載以後始有若時登庸若予采二咨及命鯀治水事七十載始有徵舜嬪虞等事其曰羲和四岳放齊外驩兜共工鯀在四凶之列敢問夫子稱堯則天及成功文章於何處見之曰觀首節言堯之德次節陳堯之治盡之矣史臣列舉其德之目首之以欽要爲能知堯者至其德之所至曰光四表格上下明俊德之效曰九

族既睦曰百姓昭明曰協和萬邦曰黎民於變時雍巍巍蕩蕩
皆五帝所未逮蓋史臣但能言其然而不能言其所以然也史
臣不能言而謂民能名乎此可以想則天之概矣成功文章於
舜典互備之黃帝分百里之國萬區少昊顓頊帝嚳三傳未聞
更有損益舜典輯五瑞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云云則知公侯伯
子男孤卿大夫士之爵自堯定之矣前此未聞五禮之名舜典
修五禮如五器云云則知吉凶軍賓嘉之綱目儀節器數皆堯
定之矣前此未聞五典五教之名舜典慎徽五典敬敷五教云
云則知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等之倫自堯定之矣前此

紀官或龍或火或雲或鳥舜典百揆后稷司徒司空士工虞秩

宗樂正納言各因其職以立名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諸臣可顧

名思義而堯天工矣惟羲和治歷立萬世之法若時登庸爲禪

舜張本若予采用鯀爲舜攝政任九官張本必不可闕乃書之

於典此眞史法隱見繁簡合宜之妙非史漢以下諸史所能夢

見也曰六十載以前諸臣何如曰羲和六人四岳放齊二人皆

名臣其餘以方命者對觀之則能用命能熙庶績可知矣因非

九臣之比故無因見經也

孟子父子有親五句及勞之來之八句必皆具於虞書蓋命

契之嗣也或亡於柏舉之兵燹或亡於諸侯之去籍或亡於秦楚二炬似伏生亦未及見無論漢儒矣

分命羲仲　四節

客曰或以上文所命為羲伯和伯此乃分命其仲叔可從否曰此確解也因仲叔而知有伯因仲叔之宅四方而知伯之在帝都如今欽天監遇四方有測候之事則選其貳以往而長常在監亦猶是也曰治曆必分宅四方何也曰此里差所自昉也南北測緯度東西測經度在地二百里當天一度六千里當天一宮經緯皆然宅嵎夷則自嵎夷西至帝都相去若干度無不悉宅西則自西東至帝都相去若干度無不悉宅南交則自南交北至帝都相去若干度無不悉宅朔方則自朔方南至帝都相

去若干度無不悉矣曰四仲中星四方與帝都同否曰此據帝都言也南北准帝都于午線無不同東西則每二百里差一度不能同矣蓋自東西至帝都相去各五千里在天當二十五度星體之大自斗而外無復有及其數者況東西相距萬里在天當一宮零二十度安得同中星耶中星以歲差而異以東西里差而大異自東晉虞喜北齊向子信輩立差法後人因之而鮮有言及里差者而不知此篇已無不具此所以爲聖人之書而爲萬世治歷者所不能易也

客曰嵎夷地理今釋以爲在朝鮮西非西縣朔方非朔方郡然

平曰此非可以口舌爭也以理言之帝都在中測候必道里適均四宅必皆距帝都五千里斯其地確矣曰何爲東獨主出日西獨主納日也曰陳氏櫟謂雖分方與時其實通掌則寅賓出日者未嘗不於春分識日入之景冬夏至識日中之景也曰四仲中星以歲差而異矣何以以里差而更大異也曰堯時之鳥火虛昴月令則弧亢牛壁今則井大角斗雲雨此歲差也然咸陽之弧亢牛壁在平陽初昏其度必偏西今京師之井大角斗雲雨在不陽初昏其度必偏東咸陽則更偏東矣此里差也由此推之則虞書何承天之定歲差在金陵劉焯之定歲差在

長安易其地則偏東偏西不一又何必五十年百年七十五年之紛紛饒舌也曰然則歲差不可定乎曰地中之歲差則宜前後皆以地中定之各地之歲差則宜前後各以該地定之不得彼此襍擾也以今 京師定歲差七十年差一度殆其近與

巡守

客曰五載巡守堯已十四度矣何以獨詳舜之代巡狩也曰堯德同天萬邦協和罔或違制舜攝政遵堯之成法而稍加嚴密故特詳之如協時月正日則晦朔分至無差不致有十二月盦之書矣同律度量衡則律不至窕則不咸摦則不容度不至六尺爲步五尺爲步量不至八斗爲釜八斛爲鍾衡不至二十爲鎰三十爲鎰矣堯舜自古並稱然堯之神化不可學學舜乃所以學堯此史臣畧堯詳舜微旨通二典皆此意也曰五瑞果即周官之桓信躬穀蒲五禮果即周官之吉凶軍賓嘉乎曰周官

凡前代所通行者例不載如井田什一之稅人倫五典之教是也此五瑞固以玉未必盡同桓信躬穀蒲之名但無文可考耳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亦然曰九官之名堯所定舜因之三代因革不盡同也曰夏商亦無考周則詳於周官矣百揆周爲冢宰秩宗周爲宗伯士則周爲司馬司寇惟司徒司空仍虞之舊后稷虞周則統於司徒工則統於冢宰司空樂則統於宗伯納言則統於宗伯司馬周官之異於唐虞者如此以此知五瑞之不盡同桓信躬穀蒲之名五禮之不盡同吉凶軍賓嘉之名也

金作贖刑

客曰、金作贖刑宋儒以爲鞭朴之刑、信乎、曰、五刑皆有贖惟學校之刑無贖宋儒誤也。曰、教刑何以無贖也、曰、虞制無可考今且據周禮戴記諸書明之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塾學教一閭二十五家八歲之幼童至年十五升其敬敏任恤者於黨庠王制所謂秀士也塾學有贖刑則怠惰者不知警書計幼儀飾諱學樂誦詩舞勺舞象諸小學之業不成矣升黨庠之秀士既有敬敏任恤之行則不至入於刑又何事於贖也卿大夫士之元子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餘子十五入小

學十八入大學其中多成童而未冠者不能如已成材之俊選故有夏楚之刑如一一推贖則皆爲不才之子矣蔡不遵二孔傳義而以後世發學戒飭之例詁此經故大誤不知古之學校實無贖刑也曰五刑何以皆有贖曰無贖刑雖堯舜不能爲理古書中凡刑罰並言者罰卽贖也故律有納贖之條如過失殺傷人之類必據殺人者死傷人抵罪問擬豈情理之允當者耶曰蔡以當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富者幸免貧者受刑非所以爲平也此言人皆以爲允何如曰非也刑故無小宥過無大經已明言之其情輕乎贖亦以五刑分輕重安

得有失哉且蔡以五刑之輕者入於流宥呂刑墨罰百鍰爲銅三十七斤半計費白金不多如流之千里之外離父母别墳墓則苦矣仁人豈爲之哉古人自卿大夫士而外庶民受田若干畝謂之齊民無甚貧甚富之差且納金俱不多貧民亦可設法措辦不得謂富者幸免貧者獨受刑也餘更詳呂刑茲不深辨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答曰格文祖告卽位孔氏以爲喪畢之明年是已蘇氏引春秋國君遭喪之明年卽位改元不知孔氏何所據孔氏果何所據也曰吾於此竊歎劉歆當竹書紀年未出之前憑臆造三統歷爲非之魁王邵當紀年旣出之後粗心妄駁其非更浮於歆也孔子答子張高宗三年不言之問曰古之人皆然邵何以不思古之人爲何時人而誣紀年未有之事指爲僞謬乎今細思之則知古之人爲夏桀以前之人君夏十七君惟桀不遵古制其前天子諸侯無不遵古制者湯不待言矣外丙二年正在冢宰

攝政之年固未及喪畢而崩故遂以二年歸之外丙恐類此者多故遂以遭喪之明年即位改元高宗亦然六七賢聖之君亦必然因高宗三年之外猶不言又因傳說入夢故特詳之也三年不言之禮疑起于黃帝故堯舜遵之春秋諸侯同天子遵商以後之制故與夏以前之人君異事詳于竹書紀年紀年因邵言爲後人所疑故孔子答子張之言人亦不能詳此王邵所以非浮于歆也曰孔氏見紀年乎曰孔氏亦未及見蓋因文在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之後而爲是言耳

陟方乃死

客曰陟方之義云何曰陟有升行二義爾陟之陟升也陟遐陟禹迹之陟行也此陟與陟遐陟禹迹之陟同方則周官方二百里方四百里之方也國外百里爲郊郊內六鄉四面方二百里郊外六遂四面方四百里陟方乃死者言舜於春秋省耕斂陟方四百里之遂而死所謂勤衆事而野死也遂爲野故曰野死其地即鳴條也曰然則蒼梧之說不可從與曰舜攝位代堯巡狩禹總師獨不代舜巡狩而令百有十歲之天子僕僕道途乎蒼梧今梧州五長所管之地在衡嶽南二千餘里吉行日五十

里舜遑巡至此往返多百餘日安能及八月之期至華嶽檀弓
史記訛以傳訛學者奈何不詳考而爲其所惑乎余有舜陵辨
耑辨葬蒼梧之誤海州亦有蒼梧山去鳴條亦遠然尙似可通

大禹謨

客曰、此篇爲古文尙書之始、九功九歌、念茲在茲等、見左傳、號泣于旻天、祗載見瞽瞍等、見孟子、似爲完書無可疑、曰古文尙書多取見他書者竄入以示其書之不僞、爲此謨之九功九歌云云是也、又蔡傳以爲夏史所作、林氏以爲虞史所作、夏史紀堯舜可曰稽古、紀禹似不得言稽古、虞史更無於後一代人稱稽古之理、又人心道心精一等字見荀子、三說皆以此書爲僞託、今姑不必深論、而予獨疑危微精一之論不見於四子之書也、且怪征苗苗格之不近人情也、詩書中微言孔孟及大學中

庸無不引之況此十六字發千古所未發尤當屢屢稱以示人何以竟不一見耶以此知四語爲舜命禹之言不可信不特增論語堯命舜所無也三苗之見於經者竄三苗於三危苗先君也三苗丕敘苗嗣君也苗頑弗即工丕敘後猶未大服也三者皆堯時也竹書稱舜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此正分北三苗之時故其文言於庶績咸熙之後言弗即工者已可分北矣安得三十三載禹總師有征苗苗民逆命事耶且殷人作誓而民始叛舜時何以有誓苗民自古未聞有以君子稱者今曰君子在野此何等君子耶禹告舜曰萬邦黎獻共爲

帝臣惟帝時舉苗果有君子何不北往中國就舜之舉舜之時鳳凰來儀百獸率舞苗之君子曾鳳獸不若也又自有三苗以來中國視爲小醜不以爲勁敵禹此時年七十九以聖人而爲老將親帥六師而反不能服小醜耶帝乃誕敷文德豈前此不敷文德抑敷文德不誕耶舞干羽於兩階干羽豈即文德耶七旬有苗格尤奇聖人爲老將征小醜不服兩階干羽反能令旬侯綏要四服二千里外負固之苗來格六十四佾坐勝於七萬五千兵有是理耶左傳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僞書分明從此脫出而釋經者以

爲形容有虞之德。數千載下猶可想其氣象。似但將舜其文而不考其情理之實也然則服苗始末學者取决於今文尚書三條及竹書可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客曰朱子不信古文尚書而人心惟危四句則見於中庸序以爲堯舜禹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之語遂以爲道統之傳其見於荀子者蓋荀子用大禹謨之言也安得以古文尚書爲襲荀子乎曰荀子全書具在其引詩則稱詩曰引書則稱書曰富國篇則引康誥曰議兵篇則引泰誓曰此解蔽篇既屬引書何以不稱書曰大禹謨曰而稱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乎且何以易二惟爲二之乎曰毛西河以爲此正古尚書經之尊稱也曰此眞强辨矣他書無一稱道經者即荀子他篇亦無再稱道經

者豈他書及荀子他篇皆不尊稱尚書而此篇獨尊稱予西河非不淹洽獨以夫子爲爲衛君吾嘗目之爲邪辭此道書之解吾直目之爲道辭矣蓋道經之名創自燧人當時尚有其書故荀子得引之後火於秦楚故勦襲必於荀子也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亦荀子之言乎曰解蔽篇原有精一之文如蒼頡一於書后稷一於稼后夔一於樂羿精於射造父精於御故曰自古及今未有兩而能精者也今則非荀子之本解矣允執厥中者予嘗於論語并天之歷數在爾躬兼釋之歷數二字藏日月金木水火土七字在人之躬則爲仁義信五常之德允執厥中欲

其允執在躬仁義禮知信之中無過無不及而后可以安四海也其字之根在歷數二字中今易其作厥厥中之中何所指耶謂人心道心之中則說不去含人心道心言中則又落空曾聖人之經而若是乎僞尙書欲鍊成經句故雖文意不貫不顧也曰荀子時既有道經孔孟何以不言及曰道與人偶未協也如曰人心之危天心之微則協矣且昔人固有謂道經不可信者孔孟安得及之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答曰、四海惟東海南海毗連中國、北海西海、去中國甚遠、禹安能爲之建五長乎、曰據孟子之言北海則天津永平之海耳西則如弱水所入之海在西域禹迹所至故能爲之建長所謂西戎即敘是也今西洋人由西海繞南海泊香山而至中國且能測南極諸星其所自繪圖章章可考也南海東海則五長尤可指數南則緬甸安南瓊州廣州惠州東則閩之福寧浙之舟山乍浦江南之蘇松江北之通泰山東之登萊皆必五長之所駐古今形勢應不大異也曰蔡傳謂洞庭彭蠡之間禹未必親至

豈能至五嶺以南乎、曰其說誤。辨見禹貢諸條。

禹貢

客曰禹貢果夏史所作歟曰禹所自作也其說有三史臣記事記言未有代所記之人稱台稱朕者今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云云台朕必禹自稱一也史臣記事首必敘受命所自始末敘復命必繫以天子褒予之詞今以禹敷土直起錫元圭告厥成功直結無一鋪張揚厲之語二也先九州爲經次導山道川爲緯次九州攸同六府孔修二節小結次錫土姓二節起五服僅千一百九十四字簡嚴該括元氣包裹爲千古第一記體之祖非史官所及三也考禹十六歲治水八年二十四歲告成功此蓋

作於告成功時德也功也言也亦所謂無間然者也

夾右碣石入於河

答曰、碣石淪於海、信乎曰、秦始皇及二世、俱遊碣石、何爲淪於海也。今考地理今釋引肇域志、以山東濟南府海豐縣馬谷山爲古碣石、劉文淳亦以馬谷山在古九河之下、合於禹貢入河入海之文。其說前與蘇秦說燕南有碣石之說合、後與杜子美碣石小秋毫、遥瞻碣石鴻寒、燕際碣石之說合。實可破千古不決之疑。但所謂入河入海云者、猶沿習舊說。未能確合當日形勢耳。曰、入河入海之義云何、曰、禹河至大伾。灑爲二渠。一爲九河正支、一分流於東北、至高唐州會漯、以入海、碣石正當漯口、

之圮所謂夾石入河云者經碣石之左南向西轉由漯而入河之正身也若如舊說碣石既無其處且舍支河之細流而溯全河之口以入逆河之險稍諳漕運者不若此而謂禹為之乎曰經何以不言漯曰碣石之南入海者舍漯別無他水又漯會河之支流則言入於河而不復言入於漯也固其宜矣曰杜詩之碣石何以見其為馬谷山也曰杜詩與徐關齊州單父臺並用故知碣石為馬谷山不在平州并非淪於海也

九河　逆河

答曰九河故道漢王横言昔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水所漸酈道元祖此說蔡傳悉因之如何曰五百餘里淪於海其變大矣夏商以後不比上古荒遠難稽何以經史無明文且以今雲梯關言之自宋神宗熙寧十年丁巳至我

朝康熙丁巳僅六百年淤沙長至二百餘里古之河亦今之河也何以海口不淤而反崩乎王横鑿空以欺新莽不足爲怪釋經者奈何據以爲實曰鄭康成春秋緯寶乾圖及呂氏春秋謂

齊桓公塞其八以廣田居如何曰春秋經及左氏內外傳凡列國興廢沿革無不備書今不見於經與傳而見於緯不言於孔與左而言於呂又可以爲信乎且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因以碣石爲燕山九河在碣石北非齊之所得專塞也曰然則九河今在何處曰

聖祖仁皇帝諭九河故道及地理今釋已詳言之今不贅也曰逆河在何處曰逆河者近海之河委也長不過數十里因其底不深兩涯易見上接九河下輸於海而海水逆潮最先受之故名之曰逆河即今天津海口是也

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　東迤北會于滙東爲中江

客曰、東滙北會、蔡傳初意欲以巢湖當之、近日安溪李氏、亦以巢湖爲彭蠡、果有近似者乎、曰、巢湖雖源淺、然春月已成湖、未嘗待江水之滙、且東去江百餘里、於東滙北會之文、尤未能合也。曰、鄱陽非有仰於江漢之滙、果如朱蔡之言乎、曰、鄱陽雖會數千里之水、然冬春初夏之時、湖面甚狹、惟夏秋之交、秦蜀雪消、水發、江漢至湖口、經過之地、北高南下、斜灌入湖、而湖水加漲、成巨浸、近湖土著者、目爲夏水、每以爲憂、固非異地之人所能徧悉也、又所謂東滙云者、以自漢口而東七百里言之、且滙

湖自西北入而湖形自東而西有東西鄱陽之稱則又未嘗不與經符也北會之解云何曰北字絕句傅氏寅云記其東行斜迤而北者者其與漢既合之形勢也繼曰會于滙者著其同爲彭蠡澤也此說得之矣北江中江之說云何曰邵氏寶之說得之

五百里何服　五節

客曰、吾子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之爵、定於堯今五服有侯男而無公伯子、何也、曰、鯀爲崇伯禹稱伯禹此伯爵也有侯伯男則知有公與子矣曰黃帝時萬國、國皆百里、無大小之異、今差爲五等爵有尊卑、則地有大小、安能如萬國之數乎、曰據虞書三稱萬邦及左傳執玉帛者萬國則自黃帝至禹皆萬國也堯差爵爲五等地、蓋、三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是也百里減爲七十里餘五十一个十里減爲五十里餘七十五个十里巡狩時以所餘益有功德者則萬國之數無損而功德之隆者地

以漸益爵爲公爲侯爲伯無功德者地以漸損爵爲子爲男慶賞黜陟皆所自爲此萬邦所由協和變黃帝之制而非黃帝所能及也曰甸服有米粟四服何以無曰四服米粟各貢於其國之君一視甸服之例何言無也曰卿大夫之采何以遠在侯服內也曰堯時取於諸侯者游甸服給國用之數多故采地在五百里外采外爲男邦舉男以該子也男邦外爲諸侯舉諸侯以該諸公諸伯也曰綏要荒三服無諸侯乎曰蘇氏軾云自三百里而往皆諸侯也蓋皆公侯伯集傳所謂大可以禦外侮是也

亂征

客曰、古文亂征、似無可議、曰、予意云、何曰、辰弗集于房、爲夏之季秋、此明天文者所共知、豈容誣乎、曰據左傳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周六月、夏四月也、太史請季平子用幣曰、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杜注房爲舍、林注此月朔爲建巳正陽之月、朔若果有季秋月朔之文、太史豈以建戌之月爲建巳之月而曰當夏四月謂之孟夏乎、且唐志謂日食在仲康即位之五年、善歷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日在心、扎安得妄以房爲所次之宿而附會以爲季秋

月朔乎且太史引書詞四語十四字並無一字及于羲和蓋羲和既爲歷象之官則日食未有不先時奏聞者不然則瞽無目嗇夫庶人皆不明天文何能奏鼓而馳且走乎即云至期爲酒所困不能助天子救日輕則免官重則置于法足矣何至勤六師乎曰羲和果羿之黨否曰先儒多以羲和爲羿之黨然蘇氏又以爲貳於羿忠於夏要之此書既不可信則無稽之言皆置之不論可也曰吾子以此篇爲初出古文十六篇之第三何以云不可信也曰原是第三因闕簡多增補不近情理日食據左傳既非季秋亂征所征何人主名亦不可考闕之可也

畏齋書經客難卷二

南昌龔元玠琢山甫著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　咸有一德　說命

客曰仲虺之誥至說命凡六篇何如曰各有小疵仲虺之誥爲十六篇之第四聰明下着時乂二字句未協湯誥第五凡我造邦一節不宜勦襲周語伊訓第六後予于我有命句未協肇修人紀節稱湯凡七事湯固克忠然亦何必說到此末用以至于三字將先王許多好處俱爲有萬邦起見與非富天下心事直是天淵太甲三篇第七上篇客遹先王其訓句未協中篇後來

無罰下王懋乃德上疑有闕文咸有一德第八說命三篇第九六篇中有小疵處皆係闕簡以意補之者也各篇多格言最宜深玩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

客曰蔡傳以十二月爲建丑之月然乎曰據漢志引三統歷十二月乙丑乃朔日冬至則子月也蔡氏未見漢律歷志故有此誤曰蔡謂三代改正朔不改月數歷引經史以明之何如曰秦滅古制不宜稱引所引四月惟夏之詩似矣然吳草廬曾有論見春秋春王正月條蔡氏未及見也乃若春秋經傳足以證明改月者數十事昭十七年梓慎之言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則尤三代改月之切證左氏非僻書蔡氏亦未之見也曰然則十二月非商之正月與曰既建子何爲正月次月建

丑爲正月與梓愼之言合學者據僖志左傳以爲本文之確解可耳餘更見惟十有三年春條

營於桐宮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客曰據營於桐宮王徂桐宮居憂云云經文並無放字何以云伊尹放太甲也曰此後世讀書者之罪過貽害後世不小也舜封象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之有似於放故以封爲放此則太甲居仲壬之憂正三年不言之時伊尹不過移其諒陰之地近湯陵使之時思乃祖日新之德創業之艱及隨事納誨以檢飭之不令近習在側以蠱惑之所謂克終允德也天下有居憂之地可目之爲待罪之地乎有宰相朝夕周旋之君可目之爲待罪之人乎甚矣無識讀書者之貽害無窮也曰孟子

何以亦謂之放曰孟子嘗闢戰國好事者之言而未及致思也

予於伊尹放太甲辨言之詳矣

盤庚

客曰、據經遷殷之前、已五遷、囂也、相也、耿也、庇也、奄也、連亳數之而六、遷殷之後、武乙復遷朝歌、又遷于淇、前後共九遷、以邦畿千里計之、四面各五百里、亳今偃師也、囂今河陰、相今彰德、耿今河津、庇今　奄今　殷今　朝歌今衛輝、淇今淇縣、以九處計之、囂稍近、相衛遠、耿庇殷淇爲尤遠、均不得在千里內、敢問畿外諸侯之國、天子安得奪其地而遷之、曰、嘗細推之、自黃帝至禹、天下共計萬國、至湯時、僅三千國、并七千於三千之內、則國大矣、國大則各國隨其大小、皆有天子之地在其內、如周

五百里天子所食者半四百里三百里所食者三之一二百里一百里所食者四之一之類是也商之六七遷即皆於各國天子之地擇可建都者嘗之安在奪諸侯之地而遷之也乎曰蘇氏謂先王勤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以盤庚為德之衰何如曰盤庚冲年即位元年即遷施德未久民自不能遽信且自仲丁遷囂後越二十四年遷相又十年遷耿又九年遷邢民習於遷故無浮言今自祖乙甲辰遷邢至盤庚元年庚子一百一十八年五易世不聞何圮遷都之事安土重遷人之常情安能免於浮言也曰三代之時民田皆受之君則隨所至皆有田可

受民何爲安土重遷也曰土著之民祖宗邱墓所在安忍遽舍然宜遷者固遷不必遷者亦可聽從其便蓋新遷之地爲天子之地其故都亦仍入於各國爲天子之地其民與田不必盡易惟采地之王子弟公卿大夫及公邑私邑之有司則必隨之遷耳故都入各國爲天子之地亦自有邑長天子使王官監之討亦與周同也此所勸之遷者蓋應遷之民故勸諭其速遷且諭其長促之遷也餘更詳各長于厥居條

于今五邦

客曰、五邦之訓、謨孔氏連遷殷另五邦之數、蔡傳則據史記祖乙遷耿、又遷邢、以足五邦之數、遷邢僅見史記、未見他書、果可信否、曰、漢人未見竹書紀年。宋人不信竹書紀年、故註釋紛紛雜出而不得其實。今據紀年訂之。十世仲丁元年、自亳遷囂、十一世外壬居囂、十二世河亶甲元年自囂遷相、十三世祖乙自相遷耿、二年、圮于耿、自耿遷庇、八年城庇、十四世祖辛、十五世沃甲、十六世祖丁、十七世南庚、元年三年、俱居庇都庇四十八年三年、遷奄、以此計之、囂相耿庇奄所謂五邦也。又自十八世陽甲、十

九世盤庚、元年至十三年、俱△居△奄△十四年自奄遷北冢△曰殷二十世小辛、二十一世小乙、二十二世武丁、二十三世祖庚、二十四世祖甲、二十五世廩辛、二十六世庚丁、二十七世武乙、元年至二年俱△居△殷△三年、自殷遷河北△都殷一百四十五年十五年自河北遷沬△二十八世太丁、元年自沬復遷殷△二十九世帝乙、三十世帝辛元年至十二年、俱△居△殷△都殷又三十八年十七年遷於淇△殷△河北△沬△淇△又四遷也。

各長于厥居

客曰蔡傳云爾臣各謀長遠其居黃氏度更之曰爾公卿大夫各有封邑而為之長義孰勝曰蔡傳本可通而黃說為勝蓋上文有天其永戒命于茲新邑之文中篇有汝不謀長及永敬大恤永建乃家之文下篇有用永地于新邑永肩一心之文反覆開道莫非永長之意此處何必又與前後相覆也蓋長即下篇之所稱邦伯師長者也邦伯王子弟公卿有采邑者也師長大夫有采邑者也伯亦長也厥居都邑之居也都邑之長民之視效在焉莫不有督率斯民之責惟不肯勉出乃力斯不能勸諭

開導其民使之踴躍從遷也且舊都邑固長于厥居新遷建都邑亦長于厥居則今日勉力勸遷惟長之責來日之永建乃家使民宅爾宅田爾田亦惟長之責也下篇之懋簡相爾念敬我衆則又以責之長者自責覲奉畜爾衆用懷爾然而又進焉此盤庚之所以得民而商道復興也與

西伯戡黎

答曰、西伯。文王與。武王與。曰、據紀年。紂四十四年。壬午。西伯發戡黎。則武王爲西伯之三年也。當以指武王爲正解。

微子

荅曰、集傳以父師爲箕子、少師爲比干、朱竹垞以父師爲太師疵、少師爲少師彊、其說可信否、曰朱竹垞以殷人尚質若果父師爲箕子。則宜直呼微子。不應曰王子。且史記殷周本紀俱有太師疵少師彊二人。前漢書古今人表。亦載二人姓名。其言可信也。

泰誓

客曰泰誓三篇數紂之罪迫而傲吳氏疑其非盡當時之本文蔡氏亦以爲非盡出一人之口今可一一指其疵否曰大會孟津一誓足矣乃未渡河旣誓戊午渡河又誓丁未又誓王師不憚煩三軍安得不倦聽也後又有牧誓上篇旣曰弗敬上天弗事上帝神祇中篇又曰謂祭無益下篇又曰自絕於天郊社不修旣曰遺厥先宗廟弗祀又曰宗廟不享旣曰焚炙忠良又曰剝喪元良賊虐諫輔又曰放黜師保囚奴正士旣曰降災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又曰淫酗肆虐謂暴無傷又曰結怨于民作威

殺戮毒痡四海旣曰昵比罪人又曰崇信姦回旣曰吾有民有命又曰謂已有天命旣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又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重複拖沓會聖人之言而若是乎至于謂己有天命四語夾雜不倫大巡六師與牧誓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三卿之制背則尤其謬之謬也曰然則三篇俱不可信乎曰上中二篇諸儒以比較論語左傳國語孟荀禮記諸書背合或云僞書剟經傳中泰誓之文捃摭會萃成篇以示其言之有徵或云本一篇之文分散於三篇也曰張霸之僞書何如曰更不堪然白魚入舟頭

懸太白等語見汲冢周書及趙策及呂氏春秋雖戰國好事者之妄言要非無所本也

惟十有三年春　惟一月壬辰

客曰、漢孔氏以春爲建子蔡傳以爲建寅、蔡所見果勝孔與、曰、孔氏傳雖不可信然建子之說於周語有確據也周語伶州鳩對景王曰武王伐殷日在析木之津建寅之月日在亥今尙在寅斗安得指寅也漢律歷志殷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箕七度之津（即析木）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明日壬辰辰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戊午渡孟津明月己未冬至此建子之章章可據者然則孔傳未可妄駁學者無爲蔡傳所誤可也改月之說見伊訓不重及

武成

客曰、朱竹垞據召誥顧命書日之法、越三日者、中止間一日、越五日者、中止間三日、越七日者中止間五日、此篇丁未至庚戌、書法宜云越四日、今云越三日、史例不宜互異、因疑此篇之不可信、何如、曰不特此也、中庸稱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可知追王為成王時事、今此篇稱太王王季、不太蚤乎、且其勤王家亦復成何文理

我聞在昔鯀陻洪水　一節

客曰、陻洪水、何以汨陳五行也、曰、水逆行、則土不能制化爲泥沙、不能生金生萬物、水泛木浮、木不能生火、火亦不能尅土、水盛火衰、不能生土、亦不能尅金、水旺金休、不能尅木、五行皆亂、故曰汨陳也、曰鯀治水、僅九載、時正堯之七十載、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何以云彝倫攸斁也、曰五行汨陳、則彝倫有攸斁之理、卽以事言之、鯀伯爵、爲唐大臣、今以無功見殛、君不能庇其臣、妻不能事其夫、子不能養其父、昆弟朋友不能效其恭順、鯀一家之彝倫斁矣、加又有共工驩兜三苗同惡相濟、煽惑愚民、

彝倫斁不獨一家矣禹嗣興天錫洪範九疇則彝倫有攸敘之理又以事言之禹能修鯀之功幹蠱而考無咎鯀可以郊祀矣鯀郊祀而禹一家之彝倫敘矣加又有契爲司徒敬敷五教不親者親不遜者遜則彝倫敘偏天下矣以此知箕子之非徒言也本節之自予懷疑數十年至今日乃得之

金縢

答曰、我之弗辟、及東居二年、罪人斯得、朱子前則遵孔傳、以辟爲法、後則主鄭氏、以辟爲避、而陳氏大猷、陳氏櫟、亦皆主孔傳、及朱子前說、何歟、曰朱子晚年與蔡氏帖弗辟之辟、主鄭氏、曲盡事情、蔡傳遵之、聖人之心白、而經義亦明、二陳之說、則不近情理、而亦不明史法者也、蓋其引蔡仲之命、羣叔流言下、即接乃致辟云云、此乃史家敘事省筆、與武王既喪、即接管叔云云、同一省筆法、省六月葬事、今乃以致辟之辟、詁此辟字、誤矣、況當時庶邦諸侯、以三監爲王至親、不欲王師致討、故成王大誥天下、

徵兵庶邦所謂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肆朕誕以爾東征是也而謂周公一聞流言不禀命成王卽與兵東征致辟有是理乎予于鴟鴞東山二詩辨之已詳此不多及曰自周公納冊金縢匱中至三監叛凡六年因卜啟匱數矣何以前此不見周公書也曰周禮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周公欲代武王死占中疾瘳不復計於歲終書久藏匱此時因風雷之變啟匱見書書之忽顯與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一也夫周公前此方欲代武王之死今日安得反不利於孺子乎此成王之所以執書而泣泣而親迎也

畏齋書經客難卷三

南昌龔元玠琢山甫著

大誥

客曰篇中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何謂也曰當時三監及武庚叛奄淮夷徐戎皆叛勢甚危急京師人人震恐故曰艱大民不靜也王宮者三監皆王之親也邦君室者三監皆邦君禍所自起也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者益謂誅武庚不足惜誅三叔恐傷文考心意殆欲王避使諭降以全骨肉也王必欲東征者知三監武庚必不悔罪歸命勢

不可已也曰朱子謂周公作書必當聳動天下今不過說周家創業辛苦後人不可不有以成就之又專歸在卜上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何如曰朱子未深思故也今試擬作一篇以為聳動從何處著筆紂之虐周之仁已盡於泰誓牧誓武成五篇武庚隱忍就封乘主少國疑起事復仇無罪可數無詞可執三監又屬至親除此四事直是難措一詞今篇中言天命上帝者十八言卜者九言武庚不過殷小腆三字言三監不過知我國有疵五字不即不離衍成一篇大文直是非周公不能蓋言天命上帝十八者所謂順天者存逆天者亡也言卜九者所謂汝

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者也此皆朱子所未深思也曰卿士從庶民從於經無文曰當時太公召公畢公輩自皆與成王周公同心所謂卿士從也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所謂庶民從也此武庚三監所以不足平也。

微子之命

客曰微子之命何如曰此古文十六篇外之第一篇也齊聖廣淵四字見左傳文十八年季文子稱八愷語左傳用經必出經名知此爲僞書所襲用也萬邦作式四字大不合天下皆宗周矣今乃欲萬邦以宋爲式置周於何地耶宋用天子禮樂使萬邦以宋爲式則皆得用天子禮樂矣又何責於僭竊者耶此所謂舛謬者也

康誥　酒誥　梓材

答曰。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蔡傳以序爲誤、詳三篇經文。蔡說確矣。然按定四年左傳載祝鮀之言。成王分康叔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命以康誥。似、正、序之、所本、又、何也。曰以康叔爲成王所封。實不可信。蓋康叔爲武王母弟。太姒生子十人。不得出三十年之外。如文王世子稱武王年九十三。則康叔應有六十餘歲。如竹書紀年稱武王年六十四。康叔亦應有三十餘歲。康叔爲武王所封明矣。今按通鑑綱目前編載己卯三月封康叔於殷東。然以殷餘民

康誥　酒誥　梓材

分康叔實屬滅武庚後之事葢現存之康誥酒誥梓材皆武王封康叔所作分魯公殷民六族命以伯禽分康叔殷民七族命以康誥分唐叔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伯禽康誥唐誥皆成王分殷民時所作以命三國者三篇書亾僅存其名於左傳序書者不知三篇之亡而以武王所作之三篇爲成王所作考古之士或反以左傳證序之不誤皆非也三篇旣亡并不存其名於書序然則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

據篇中云云康誥、酒誥、梓材、武王所作也。成王分殷餘民於魯衛晉又作伯禽、康誥、唐誥、三篇其書亡僅存其名於左氏

傳。後人因祝鮀之言以武王之康誥爲成王時所作。而不知朕其弟小子封云云。不可通也。又據朕其弟小子封、謂左氏爲誤亦非也。若知有兩康誥則豁然矣。

梓材

答曰此篇錯簡前為武王命康叔之詞後為臣戒君之詞果如先儒之說乎曰此本二篇遭王子朝秦政項籍三大阨各缺一半而其大有關係者先王設監臣之制畧具於此前一篇今缺而不備使周禮建牧立監春秋四書單伯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諸言監臣者皆無確切證據歷代大儒皓首窮經不明先王設監臣之意為可恨耳曰先生能據周禮左傳言其大畧否曰胥合周禮左傳王制而參稽之據大司徒凡建邦國一條知諸公封内方五百里天子之地居一半諸侯方四百里諸伯

方三百里天子之地各三之一諸子方二百里諸男方百里天子之地各四之一（俱詳見大司徒　諸公之地客雜）其半也叁之一四之一也天子使吏治之卽監臣也監臣治其地其民皆天子之民兵皆天子之兵其土產卽充諸侯之貢賦諸侯朝天子賜朝宿之邑則割近京師地賜之天子十二年巡狩賜諸侯湯沐之邑則割近方岳地賜之慶以地則割該國封內之王地以益之削其地則割該諸侯分受之地以歸入於王地皆監臣爲之經理至畿內畿外或有師役則監臣或帥師勤王或以救患或以就役不過天子命大司馬大司空令之而已至若諸侯無道監臣據實以

聞監臣不職諸侯據實以聞乃先王建牧立監本意設無所言
也已厥後漢之郡國相參爲諸王置相祖周遺意而稍變周之
成法而或者遂以爲漢特創之制蓋未之思也曰侯封內天子
之地與監臣有可證於傳記者否曰朝宿之邑見傳者二有閒
之土衛封內近京師天子之地也魯之許田許封內近京師天
子之地割以賜魯者也湯沐之邑見傳者亦二鄭之祊魯封內
近泰山天子之地割以賜鄭者也相土之東都衛封內近泰山
天子之地割以賜衛者也監臣見傳者四單伯監魯莊元年單
伯逆王姬十四年單伯會伐宋文十四年單伯如齊左傳皆以

爲周大夫是也。齊之王子成父、鄭之王子伯駢、衛王孫賈之祖、
皆王子監於齊衛鄭者。文特不具耳。曰此章之監舊說以爲康
叔然乎、曰經文之邦君。康叔也。御事。監臣也。王制稱爵視次國
之君△又云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魯之單伯。伯爵。此經之御事
皆大夫也。餘見周禮左傳王制各篇。不復贅。

商周諸君諒陰三年考

客曰、諒陰三年不言、先生於夏之十三君、遵此禮者、既歷歷於論語言之矣、敢問商周先王遵此禮者有幾曰商周諸君即位皆於先君崩之次年。其遵冢宰攝政之禮者。亦於竹書紀年得之考紀年外丙、仲壬、太甲、俱於元年命卿士伊尹四世沃丁元年命卿士咎單九世太戊元年命卿士伊陟臣扈二十二世武丁元年命卿士甘盤六君命卿士某某書法同皆遵、冢宰、攝政、之禮者。其餘二十四君無命卿士某某之文。遵此禮否、蓋、不、可、考也。又武丁於六君中獨免喪猶弗言以夢求傅說爲賢相克

鬼方服荆楚厥功更高故史合二事而稱曰高宗葢自成湯後武丁尤爲六七賢聖之翹楚矣周則成王元年書命冢宰周公總百官康王元年書命冢宰召公總百官其遵此禮已明餘君無書者遵此禮否亦不可考也以夫子古之人皆然之言推之東周之君葢無一遵此禮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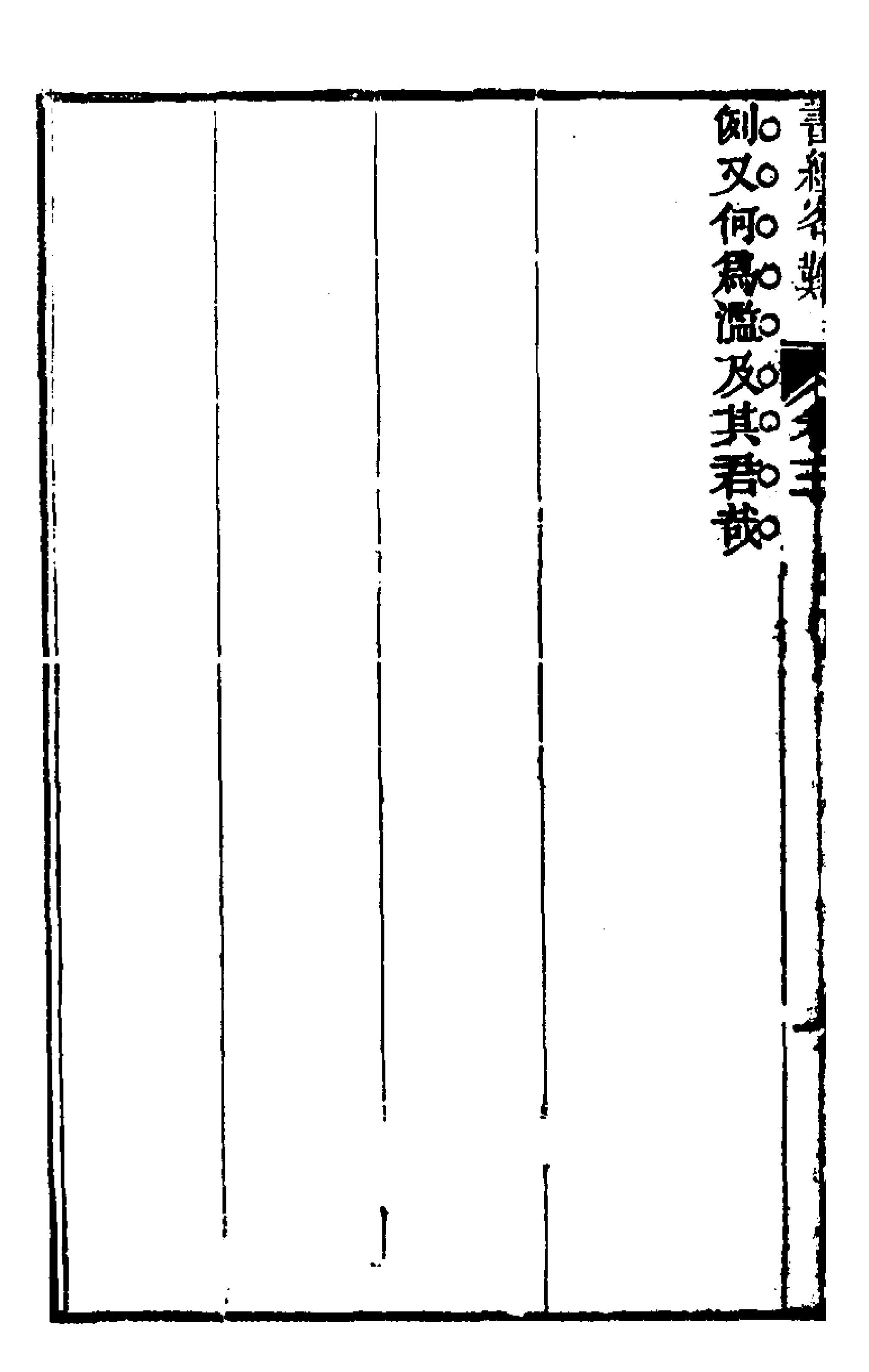
祖甲

舊曰祖甲之辭二孔氏及後儒多以爲太甲鄭氏邵子蔡傳皆依經文作祖甲敢問確說何在曰此皆因王邵無識竹書紀年不可信唐宋諸儒遂不細玩其書而爲此紛紛也紀年以太甲十二年壬辰陟癸巳爲沃丁元年何嘗享國有三十三年耶若祖甲則三十三年矣其末云王舊在野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迨其末也繁刑以携遠殷道復衰前五句云云周公無逸篇所稱是也繁刑云云國語所稱帝甲亂之是也蓋一人之身分治亂後王如此者多矣不獨唐之開元天寶也

國語稱帝甲○未列其事○紀年則云二十四年重作湯刑合之繁刑以撈遝之文概可知矣左傳叔向之言曰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其殆指祖甲二十四年以後八九年間乎○

君奭

答曰傅說不與六臣之數師尚父不與五臣之數何與曰成王幼冲周公懇留召公同心輔政凡所稱引理宜先世耆德宿望老臣久於其任而不去者傅說爲高宗卽位後所舉師尚父爲文王暮年所獲晚歲遇主義難引退原非六臣五臣等可比先儒王氏蘇氏呂氏或言甘盤始迪高宗或疑說不配食或又謂隨意而言殆亦未詳求聖人立言之不苟也曰蘇氏復疑殷有賢聖之君七此獨言五亦有說與曰公留召公義在以臣例臣考盤庚三篇其臣疑無足述者祖甲之臣亦無所聞既無臣可



劍又何爲濫及其君哉

蔡仲之命

客曰、朱竹垞云、盤庚稱乃祖乃父、俱誥臣民之辭、武王命康叔則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又曰乃穆考文王、周公告成王、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若是其莊重也。今云乃祖文王之彝訓、乃祖者、伊誰之祖歟、吾不能不疑也。其言何如曰、此古文十六篇內之第十四篇也、定四年、祝鮀告萇宏曰、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全篇、闕文、必多作僞者、不知闕疑之義。妄以己意增加。因有此語病。其手筆與微子之命篇同以著王室。

雷同更可陋。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答曰據經夷微盧烝似四地名加以三亳則七矣有定說否曰考今宜昌府為古夷陵宜都縣漢名夷道施州長陽之清江舊名夷水至宜昌宜都入大江則宜昌宜都長陽之界古夷國也微今重慶巴縣也盧今南漳東北中盧故城也烝今衡陽縣吳名臨烝蓋以烝水得名三亳北蒙亳今亳州也南亳商邱也西亳偃師也阪則統言天下險危之地也尹則統承上文言此等國及天下險危之地皆設王官以治之也曰據此則夷在荊州微在梁州盧在荊之北境烝在荊之南境三亳在豫州之境僅

此數國設王官予曰此特偶舉文王武王時所先服從征之國非謂設尹止此數國也舉四國而近於四國者可知舉三亳而近於三亳者可知王氏樵所謂險危之地不必邊裔如陝之崤函殽之井陘鄭之虎牢滎錯於五服之間者皆是也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然則五等之國各有天子之地不必截然整齊但有名山大澤則必隷於天子通融計之截長補短以求合乎所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之定制而已可也所謂尹者即寻講單伯條單伯為魯之監臣王子成父王子伯駢為齊鄭之監臣王孫賈之祖為衛之監臣也餘更詳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條

周官

客曰、古文尚書、如周官何如、曰、大醇而小疵。蓋成王之立已久。六卿供職。率屬倡牧。已非一日。今忽重命。如新嗣位者然。是亦不可以已乎。萬邦始於皇帝。由堯舜至禹。皆無增減。嗣後互相吞滅。至商僅三千國。周初僅千八百國。故大誥稱多邦庶邦梓材亦稱庶邦。顧命稱大小庶邦。康王之誥亦稱庶邦。紀其實也。今稱萬邦。非實錄。成王僅征淮夷。四征弗庭。亦非實錄。二者皆乖史體。周禮周公奉王命所作也。有三公六卿兼之別。無三孤。惟大國有孤一人。蓋既曰孤。則所謂特者是已。特安得有三乎。

孤稱三誤屬於天子之國更誤秋官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各以遠近服數來朝其制至當不易今云六年五服一朝采衛猶可言也侯甸寄遞可但六年一朝乎要服亦被王化竟可永不朝乎此之謂疵也

君陳

客曰左傳周語坊記緇衣皆引用此篇可信為原本否曰此十六篇之第十五篇也惟令德孝恭四字襲則語單襄公贊周子語不知共預占下句考字也凡古簡册莫不有闕文以意補之則必作偽矣曰爾有嘉謀嘉猷一節葛氏之言與蘇氏軾呂氏祖謙之解異宜何從曰若如葛氏之言則成王必非祇勤於德夙夜不逮者矣且與下文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之言如出二人矣惟如蘇氏呂氏之解則所謂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蔡氏擇之不精又附葛氏語於圖外

學者不必從也。

畢命

客曰、畢公命於康王十二年、漢律歷志、亦有其文、唐孔氏以王命作册書豐刑之文爲僞、今畢命果原文乎、曰古文尚書其無大疵者、詳前各篇、至如畢命、則可笑甚矣、蓋畢公爲文王大臣、自文王薨至此年、六十九年、畢公、蓋九十、內外矣、今篇中旌別淑慝云云、似爲初登仕籍者言、已大不倫、至於政貴有恒下、忽雜辭尚體要四字、成何文理、徹化下著奢麗二實字、服美於人驕盈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五句文既粗俗不雅、又句句末共各着五平聲字、而其尤謬者、惟周公克慎厥始三句

云云周公愼始圖已中與終何可預定武王元年己卯至莊王六年庚寅爲四百三十三年前後數年可以言中赧王之五十九年乙巳爲周之八百六十七年合前數年可以言終西周之中在穆王五十四年癸酉終在幽王之十一年庚午今言中終於康王之世何也畢公年老繼畢公者又將何以加之乎康王賢王史官亦必良史作僞書者敢以膚淺荒謬之文擬之甚矣其無忌憚而不知恥也

君牙 冏命

咨曰君牙何人也曰乃祖乃父不詳其爵里諡號以空言稱之
世篤忠貞成績紀于太常曾不若衛孔悝之鼎銘乃祖乃父歷
歷可稽也又安從辨君牙之爲誰氏後裔哉曰其書可信否曰
此十六篇中之第十六篇也王令媺謂緇衣引夏暑雨四語孟
子引丕顯哉四語皆經文之可垂後者餘則不稱信哉是言
更謂宏敷五典與周官之敷五典皆爲未見周禮之文五典達
道參於唐虞三代不能易故周禮不重見其文其教皆隱寓於
三德三行三物十二教之中不能舉周家教法之詳而概以公

堂語蹇責。何爲者也。曰冏命何如。曰祇萬邦咸休。露出僞書之本色。通篇理與辭皆佳。非大禹謨泰誓微子之命畢命等篇所可比也。曰或謂周禮下大夫不得爲正。漢孔氏以此爲大御中大夫何如。曰詳通篇文意。此實周禮之太僕。蓋出入起居不離王所者。大御御王路以祀。祀畢則無事矣。爵雖尊。不得與太僕比也。此與周禮不協。蓋亦作僞者未見周禮之故。俗所謂小題大做也。此爲十六篇外之第四篇

呂刑

客曰、五刑罰鍰昔人以爲始於穆王、然歟、曰、有刑必有罰凡鼎言罰者罰中有刑文王之愼罰是也刑罰並舉者罰卽罰金刑罰不中刑罰清而民服之類是也其制蓋始於虞之金作贖刑三代因之不能廢後世亦因之不能廢也曰、百鍰千鍰云云、何以前無所見、而獨見於此書、曰、罰贖之例自具於虞之刑書三代遵而行之無所增減故不復見亦猶井田之制五倫之教庠虞三代所同故不復見於周官也穆王於五罰有所增損蓋亦因時更制不得不然聖人以其哀矜惻怛符古人欽恤之心故

特錄之以示萬世也。曰周官有可以證罰贖之事者乎。曰職金之金罰貨罰司圜之圜土罰人不虧財。此周家罰贖之確據也。

餘已見金作贖刑條。